

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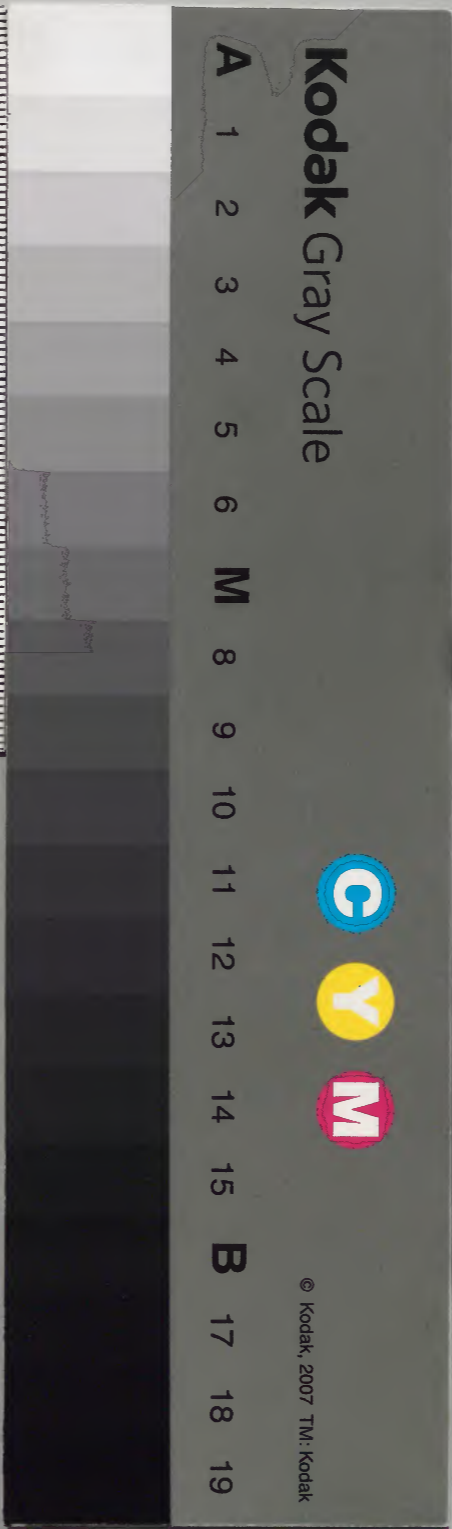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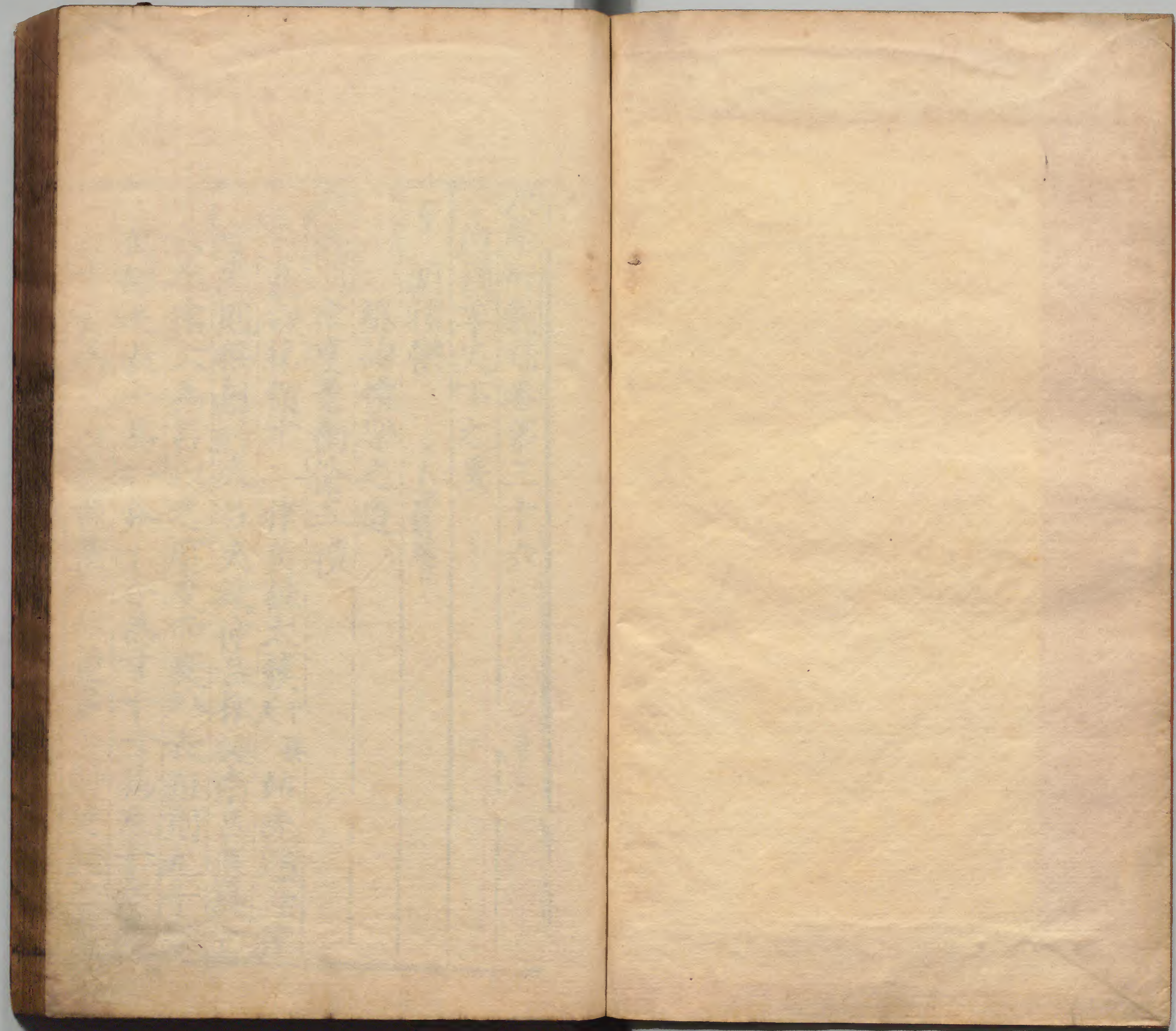
			五	漢
		二	二	書
	二	一	八	門
二	〇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五			漢
八	二			書
函	二			
三	〇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284	
冊數	20(6)		
函號	298	292	

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六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

舜典同律度量衡脩五禮

朱熹曰律謂十二律黃鍾大簇干候姑洗蘇典蕤

賓夷則無射音大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

六為律六為呂以之審度而度入長短則九十分

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

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去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



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六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二者則審而同之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脩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十龠之十當作合

臣按禮樂自天子出而用之於諸侯之國帝舜巡守至方岳之下於律則同之同之恐其有不一於禮則脩之脩之恐其有廢墜則是禮樂之

制作自古有之天子既用之於朝廷之上而頒之於諸侯之國而又以時同之脩之非但備其儀文協其聲音所以一天下之制度同天下之風俗也後世惟於創國之初一頒其制繼世之君不聞有所謂同律脩禮之舉詳於政刑而略於禮樂此治所以不及古歟

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詐而教之中無過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謂欲之動者而教之和無所乖戾鄭玄曰禮所以節止民之侈偽使其行得中五禮謂吉凶軍賓嘉也樂所以蕩止民之情思使其心

應和六樂謂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
吳徵曰人偽日勝則黨偏反側流於不中人情日
滋則放僻邪侈流於不和唯以禮樂防之則其教
易入禮樂也者其教民之本也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
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
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真德秀曰此義在周禮為最難通者也先鄭氏以
陰陽德為男女之情既未適當而康成則曰天產
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

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
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
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
制和樂以節之如此然後陰陽平性情和而能育
其類鄭氏之說如此亦未見其必然也先鄭氏謂與以別康成
臣按天產地產即下所謂百物之產也陰德陽
德即下所謂天地之化也天地各有所產陰陽
各有其德先王作禮樂以事鬼神陽之德為神
陰之德為鬼用天所產者以作陰之德禮由陰
作者也禮以防之使其鼎俎之實必得其中而

不過於奢。後焉。是以地制之禮而節天陽之所
生也。用地所產者。以作陽之德。樂由陽來者也。
樂以防之。使其籩豆之實。必得其和。而不至於
乖戾焉。是以天作之樂。而節地陰之所成也。夫
天本陽也。以天產而作陰德。地本陰也。以地產
而作陽德。如此。則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合為一
矣。由是而事鬼神。則陰陽之氣。交動。植之物。備
禮樂之用。節是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
享。萬民以之。而諧。閨門族黨。無不和協者矣。百
物以之。而致。鳥獸草木。無不順成者矣。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
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
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陳澔曰。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
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
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
武功之成。非泛然為之也。節事。為人事之儀則也。
道志。宣其湮鬱也。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
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臣按。自昔人君為治之大本。唯在於禮樂。禮之

大者在郊天享廟樂之大者在章德象成故其制為一代之禮以節天下之事使其所行者咸有節而無大過不及之差脩為一代之樂以道萬民之志使其所存者得以通而無鬱結不平之患是以自古善觀人國者唯於其禮樂觀之而於其政刑則略焉此無他求其本也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臣按聖人本天地之陰陽以作禮樂故樂由陽

而來禮由陰而作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又次之而發舒天道之陽歛肅天道之陰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必禮備樂和兼施並行然後天之陽地之陰氣交而形和而網緼之氣通生成之道備而萬物無有不得其所者矣

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臣按樂記此章上文有曰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

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說者謂以玄酒腥魚
大羹非極口腹之欲也以朱絃疏越非極耳目
之欲也蓋以人心莫不有欲而所欲者莫不各
有所好惡好惡得其平則是人道之正也故聖
人因禮樂而示之以好惡之正使民觀其禮而
知上之制禮而不專事乎口腹也如此則莫不
好質而惡奢觀其樂而知上之作樂而不專尚
乎耳目也如是則莫不好和而惡淫如此則民
之好惡得其平而人道之正者於是復其初也
後世人主一切惟口腹耳目之是恣下民化之

此人道所以日流於邪淫而世道日淪於汙下
也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
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
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臣按禮樂之制皆是以人為之節度於人之死
而興哀也則為之衰麻之服哭泣之數以節其
喪紀於人之生而好樂也則為之鍾鼓之音干
戚之舞以和其安樂因人之生而有男女則為
之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使其不混因人之生

而相交接則為之射鄉燕食之禮以正之使其
不流禮以節之則民之行也無不中樂以和之
則民之言也無不和是則喪紀也安樂也男女
也交接也人人所有也任其自有而自為之不
失之大過則失之不及是以先王為之衰麻哭
泣為之鍾鼓干戚為之婚姻冠笄為之射鄉食
饗皆是其所當為而為之節也豈以私意巧
智為之哉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
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輔廣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
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飾
其貌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
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二者闕
一則不可

臣按樂勝則流禮勝則離此二言者非但以論
禮樂凡人之行已處事接物交朋友處族姻鄉
黨無不皆然者故禮以飾貌必有其義其義既
立則檢於外者各得其宜宜則人心安而不乖

樂以合情必有其文其文既同則存於中者各有其理理則人心定而不亂此合情飾貌所以為禮樂之事而救其流離之失然又必有義與文焉互相為用然後貴賤以之而等上下由是而和此禮樂所以四達而為王道之備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鄭玄曰樂由中出和在中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
臣按禮樂之所以為大者以其簡易也樂由天

作而其大者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禮以地制而其大者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故人君在上以一心之中和而建為天下之極若其文為度數則付之有司亦猶乾坤之簡易也是以恭已五位之尊揖讓廟堂之上而化行於四海九州之大所操者至簡而不煩所守者至易而不難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鄭玄曰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不失者不失其性也祀天祭地者成物有功報焉

朱熹曰礼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礼樂鬼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

臣按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礼樂形而下者也鬼神形而上者也上下無異形幽明無二理是以自古聖人之制作礼樂於昭昭之表所以妙契鬼神於冥冥之中無愧於此即無愧於彼也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洽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朱熹曰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声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唯其如此是以王者作興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

臣按先儒曰有是時則有是事有是事則有是

功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固未嘗執一以廢百亦未嘗循末以忘本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輔廣曰禮樂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即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臣按理之深者謂之情知則洞達其本原精蘊者也理之顯者謂之文識則通曉其源委節目

成

者也知之悉故能創新開始識之詳故能襲舊誠終創物之始非聖人不能成物之終雖明哲之士亦可能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孔穎達曰此一節申明禮樂從天地而來王者必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樂者調暢陰陽是天地之和也禮明貴賤是天地之序也樂主於陽是法天而作禮主於陰是法地而制

朱熹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臣按聖人之禮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為流通故始也法陰陽而為禮樂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與偏者其禮具

臣按樂以象功者也禮以飾治者也功成而作樂功大然後所作之樂備治定而制禮治辯然後所制之禮具苟功不成治不定或功與治未至於大與辯而彊為之聲容制度無其本根而

徒事其枝節終歸於廢棄也已矣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臣按三王而專言禮五帝而專言樂互文以見義也夫禮樂之不可沿襲者其聲容制度耳若夫和敬之本原根於人心之固有出乎天理之自然者雖百世不易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真德秀曰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禮之制因乎自然之序也又曰雷出地奮豫

先王以作樂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此樂之作因乎自然之和也天高而居上地卑而居下物生萬類有大有小分散而差殊聖人因之制為之禮君父在上臣子在下即天高地下之象昆弟夫婦師友賓主下及於輿臺卑隸等級分明不相混亂即萬物散殊之象此禮制之所自行也陰陽五行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相摩相盪若雷霆之鼓動風雨之散潤二氣和合故能化生而不窮聖人因之作為之樂有五聲有十二律角徵陽也商羽陰也六律陽也六呂陰也混合無間而樂成焉故能與天地之和相應此樂之所由興也知乎此然後識禮樂之原矣

臣按朱熹嘆樂記此數句意思極好可見聖人之制作禮樂皆是自然合當如此真德秀亦云知乎此然後識禮樂之原後之有志於禮樂之制作者請玩心於此二十有五言云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臣按樂記此章與易擊辭大同小異記者引之

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但彼以易象言此以禮制言耳

地氣上齊音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真德秀曰詳悉前章之旨自~~夫~~尊地卑至貴賤位矣是言天高地下之義也自動靜有常至在地成形是言萬物散殊之義也地氣上齊至百化興焉是言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之義也合二章而觀其理煥然矣

臣按禮樂之制作於聖人非聖人所自為也因天地自然之形氣而為之耳大率禮以地制而其制也本其自然之形樂由天作而其作也因其自然之氣氣得其順則天亦應之以順形得其常則地亦示之以常苟不本夫自然之和序而為非禮之禮非樂之樂是天之有怪風育雨地之有息壤洪流其致逆氣之應異象之垂有有然者矣其為治道累夫豈小哉

樂著直累反大始而禮居成物著如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

云

臣按乾元之氣運行之初而無以加所謂大始也而樂之為樂則振著乎是焉坤元之形凝定之後而有所成所謂成物也而禮之為禮則居處乎是焉是樂也由陽而來昭著於聲氣而流行不息者在天之氣運也是禮也由陰而作昭著於形體而安靜不動者在地之形峙也不息則動矣不動則靜矣樂之動在於天禮之靜在於地而禮與樂則動而又靜靜而又動而並在乎天地之間焉是以聖人分而言之在天之動

者則謂之樂在地之靜者則謂之禮聖人合而言之在天地之間兼動與靜者則通謂之禮樂云謂之云者言其所以為禮樂者如此也

樂也者施去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臣按正義謂樂無反報之意但主於恩施而已故曰施禮尚往來受人禮事必當報之也故曰報所以施之者何樂其所自生也於其所自生之初而樂之故其作樂必本其所以生者而為之恩施也所以報之者何反其所自始也於其

所自始之處而反之故其制禮必本其所以始者而為之酬報也然其所以樂其生者用以章其德而已蓋作樂以祀其先所以章顯先王之德於歌頌舞列之間也其所以反其始者用以報其情而已蓋制禮以祀其神所以報答其生育之情而反吾本生之初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者也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臣按人情多變而樂則一定而不可變事理無常而禮則一定而不可易何也樂以統同而凡

人情之應感而動者或聽之而和順或聽之而和親莫不一統之以和也禮以辨異凡事理之隨物賦形者親疎各有其序尊卑各有其等莫不各辨之以序也如此則禮樂之作不徒有是言說而凡天下之人情事理皆管攝乎其中矣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

陳皓曰大人舉禮樂言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也天地將為昭焉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

臣按此章下文所謂天地訢合陰陽相得以至

天

於胎生者不殞而卵生者不殞皆二地將為昭
焉之事也嗟夫大人興舉禮樂則効至於天地
陰陽之化氣化形生之物無一而不得其所者
如此夫豈無故而然哉蓋禮得其序而樂得其
和序則物各得其禮而不雜和則物各順其性
而不乖既序且和則建極于上者有其德變理
于下者盡其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既鳥獸魚
鼈咸若矣天地之間何者而非禮樂昭宣之功
哉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禮和 喉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
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
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
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臣按聖人與斯民均備是禮樂於一性之中聖
人特先得我心之同然耳聖人備禮樂以身內
和而外順故一舉而措之天下則此以於感彼
以心應宜其易易而無難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
反以反為文

心

朱熹曰禮如凡事儉約如收斂恭敬便是減須當
著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為文樂以歌詠和
樂便是盈須當有箇節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
反為文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反歸來便是
得情性之正

臣按禮以謙遜退貶為尚故主減然禮之體雖
主於減殺而其用則在乎進前也故必勉而作
之而以進為其文樂以發揚蹈厲為上故主盈
然樂之體雖主於充盈而其用則在乎抑反也
故必反而抑之而以反為其文王減者當進須

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程頤所謂
禮樂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者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
不動無節不作

臣按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得其節則雖和
而不流無理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其流也
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素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
之徧

臣按素謂無文徧謂不全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臣按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於政事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凡筵升降酌獻酬酢
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舞之行位相連綴此位外與
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
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臣按此言禮樂之道不在於儀文度數聲容節
奏之末而在乎吾身言行之間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七

明禮樂

總論禮樂之道下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
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
衆此之謂要道也

臣按人君為治之道非止一端而其最要者莫
善於禮與樂禮之安上治民人皆知之若夫樂
之移風易俗人多疑焉何也蓋禮之為用民生

日用彝倫不能一日無者無禮則亂矣樂以聲音為用必依求以成之假器以宣之資禮以用之有非田里閭巷間所得常聞也而欲以之移風易俗不亦難哉夫樂有本有文出於人心而形於人聲然後諧協於器以為樂聖人之論論其本耳禮之本在敬樂之本在和敬立則為禮所以安上治民者在是矣和同則為樂所以移風易俗者在是矣故孝經此章首以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為言而繼之以此然不先禮而先樂而於禮之下即繫之曰禮

者敬而已矣不言樂之和而和之意自溢於言外下文所謂敬其父敬其兄敬其君者禮之敬也子之悅弟之悅臣之悅者樂之和也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豈非安上治民而移風易俗之効哉由是觀之禮樂二者交相為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是誠治天下之要道也彼區區求其治効於聲音器數之末豈知要者哉

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程頤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

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范祖禹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者矣

朱熹曰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又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

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又曰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臣按有子此言專言禮之用而程氏始用樂記二語以見禮之不可無和和便是樂之意朱子謂嚴而泰是禮中有樂和而節是樂中有禮雖不明言樂字而樂之意自見於言外臣故列之於禮樂篇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而樂何

程頤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游酢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
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李郁曰禮樂待人而後行

臣按先儒謂此章重在仁字上仁者心之全德
也人能全心德自然敬而和以敬行禮則禮皆
得其宜以和用樂則樂皆合其度是禮樂皆為
我用苟心不仁則無敬與和無敬與和其將奈
禮樂何哉是故用禮樂者必以和敬為本而和
敬又以仁為本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
之則吾從先進

程頤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
以為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實今反謂之彬
彬而以為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
自知其過於文也

朱熹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
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
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或問朱熹曰此禮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

黨之禮樂曰也。不止是這般禮樂。凡日用之間。一
禮一樂。皆是禮樂。只管文勝去。如何合。殺須有箇
變轉道理。

臣按此章孔子因時人文質之偏而欲救其弊。蓋欲損文之過於質者。以就文質之中也。大抵世道有升降。而禮樂之在世者。有質有文。世至叔季。其文必勝。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必有王者興焉。於是損文以就質。使之復得其中。馴至中棄則又漸漸日趨於文。所貴乎在位者。隨時消息而張弛之。使文與質恒相稱。而彬彬然以復。

其先進之舊。則為大中之世矣。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蓋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其為道一也。又曰。禮樂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

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

臣按此章見禮樂為為治之本然本文只說絃歌絃歌樂耳而未嘗言禮而註乃謂武城雖小亦必用禮樂及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禮樂之說蓋禮樂二者為治之本相須而成既有絃歌之聲必有儀文之禮不徒然也吁一邑之小尚必用夫禮樂以為治則夫天下之大而可無禮樂哉後世急於刑罰事功失古人為治之意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紉

握頤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倚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朱熹曰教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鍾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

臣按周末文滅其質禮廢樂壞之時人但知以玉帛鍾鼓為禮樂而忘其本故聖人以此是為言

云云者謂人所常言也乎哉者疑而反之之辭也人之言禮樂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禮樂之所以云云者不在於玉帛鍾鼓之末而在於和敬也

中庸子思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玄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朱熹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

臣按為治之道其最大者在禮樂故必有德有

位之聖人然後足以當制作之任雖然此言始者耳若夫

承天踐祚之君膺天命之重居五位之尊必須因前人之故典而開一代之新規選用賢能發揮盛制不可如漢文之謙讓未遑而安陋就簡以貽後時之悔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為急

臣按所謂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今世樂經不全惟見於戴記中之樂記說者因班固此言謂易以道禮樂之源書以道禮樂之實詩以

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是則六經為
治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為六經之要道人君為
治誠能以禮樂為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
三代是法而不雜於秦漢以來功利之私則古
治不難復矣

歐陽脩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
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

朱熹曰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臣按脩之言曰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
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

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
會以為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
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
樂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弟
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
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
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
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以亡遭秦
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
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因秦其間雖有欲治之

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率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紀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佺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縉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欲識禮樂之

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脩為此言可謂盡古今禮樂之事後世君臣有志於復三代之治者其尚視此言以為準則痛革後世苟簡之政而必以禮樂為本凡其所以施於政治之簡者或寓三代禮樂之意於中庶幾今世復見古昔之盛治豈非萬世之幸哉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朱熹曰禮陰也樂陽也此太極圖定之以中正仁

大學行禮節三十一

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
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陳淳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
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頌而和失序便乖矣而
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然
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
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

臣按敦頤此言推原禮樂之本然必其本立而
後備其儀文度數聲容節奏之制不然其如禮
樂何哉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為禮所安皆樂故可
以為樂此禮樂之本也

臣按寅之此言亦循本之論後世人主心有不
存而徒欲慕古人以為文飾之具所行不必皆
合理而其所安者乃在於彼而不在於此凡其
所以紛然雜就之者皆非其中心之所樂而姑
為是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吾亦有尚禮好樂之
名耳政昔人所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吁
內多欲者固不能有仁義既無仁義又安能與
禮樂哉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臣按宋儒朱熹上疏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等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不過習為虛文以供應舉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

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鈔寫迄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臣覩朱氏此疏所謂以儀禮為經而以禮記及諸書為傳者雖不見用於時而其徒黃幹楊復蓋已私輯之以為儀禮經傳通解所謂士友間

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元定律呂新書也今儀禮經傳通解南雖有刻本已行於世而律呂新書求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書中則朱氏之言雖不見行於當時而實得表章於

聖世臣竊聞

開國之初

太祖皇帝不遑他務首以禮樂為急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創之初廢

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容或有未足以當

上意者當時雖輯成

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有全書焉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今承

六聖太平之治百有餘年茲矣所謂

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茲其時歟以上總論禮樂之道

六聖太平之成百亦餘半效矣

育全書集古今對樂百平而對與今承

大即集斷一書然衣無他作東樂阻未具

上意當當辨報轉效

必當

學之於詩言文之事指需容治休未及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八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上

易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頤曰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

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

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

朱熹曰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

後其德有以為基而立也故曰履德之基

下

呂祖謙曰履為易中之禮

臣按此六經言禮之始然經但言履而已而說者乃以之為禮何哉朱熹曰辨上下定民志也是禮的意思蓋莫高於天而地最卑之處為澤澤下而天上上下下之分如此懸絕苟无辨焉則澤上於天矣澤上於天則是上下易位上下易位則反常而僭分而民志不知所向而无定守矣是以君子為治莫先於定天下之志欲定其志莫先於辨上下之分辨上下之分而不見於踐履之間徒有其言不可也是以定為品級制

為節文截然有威而不可犯秩然有儀而不可紊此履所以為禮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程頤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朱熹曰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

善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

臣按易卦言禮始於乾備於履而所以履而為禮則在於大壯蓋以嘉會所合者本於乾道之亨乾天也天行以健震以動之壯莫大焉既壯而大是以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立非禮弗履而所履者動容周旋无不中禮嘉其所會而合於乾道之亨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主朕三禮臣兪曰伯夷

咨伯汝作秩序宗祖廟也夙早夜惟寅敬畏也直心無私也

哉惟清也

朱熹曰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

臣按禮之大者莫大於祭祀祭祀之禮凡有三焉所謂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是也帝舜命九官惟於百揆秩宗咨於四岳蓋百揆後世宰相之職而秩宗則後世禮部尚書太守寺卿之職也禮官所以交神明非他官比不可輕授輕其官守則是輕神明矣是以帝舜於他官皆直命

之獨於秩宗之職必咨訪於四岳而後任焉其
重之亞於百揆意可見矣後世人主徃徃重治
人之職而輕事神之官甚者乃以畀小人非類
失古意矣

臯陶曰天叙有典勅正也我五典五惇厚也我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常也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蔡沈曰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序也
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秩也衷降衷之衷
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
而益享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

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
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

臣按所謂五典即所謂慎徽五典之典也所謂
五禮即巡守脩五禮之禮也天之倫序有不易
之典而正之在我者必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五者之倫而各有義有親與夫有序有別
有信咸博厚而不薄焉天之品秩有自然之理
而出之自我者必使吉凶軍賓嘉五者之禮而
各有尊卑貴賤等級降殺咸有常而不變焉若
是之典禮固自天子出而所以輔相而推行之

者則不能無待於其臣焉此所以必待於君臣
上下同寅協恭而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而典
禮出於上天之所降者無過不及而罔有乖戾
焉是則所謂和衷也

周官宗

尊也

伯

長也

掌邦禮

治神人

和上下

鄭玄曰宗伯主禮之官宗伯不言司者以其祭祀
鬼神鬼神非人所主也

呂祖謙曰治理也壇坎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
貫末而等文質所謂禮也神人所以治上下所
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諂妄而瀆乎神陵犯

乖

乘事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平

蔡沈曰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
上下尊卑等列

周禮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
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呂祖謙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有自然條
目幽而神明而人秩然有序燦然有經便是和若
無禮則乖爭陵犯上陵下替豈能一日和

臣按周書宗伯掌邦禮固曰和上下而周禮禮
典亦以和邦國為言蓋以禮之用和為貴成周

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言也吁虞廷分
禮樂為二周室合禮樂為一時世所尚輕重可
見若夫後世所以為治者專意於簿書期會之
末所謂禮樂者皆非古之所謂禮樂間有一二
僅存赤名同而已實則非焉可慨也夫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禮以佐
王建保也安邦國

王昭禹曰謂之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禮
當自王出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鬯伯雨師以血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鬪辜祭
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祀春
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

王詳見秩

臣

按大宗伯所掌之禮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而
周官春官首言大宗伯之職以佐王建保邦國
者則專以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為言蓋禮莫
重於祭也

以凶禮哀

謂救患

分裁 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

哀凶謂歲札謂民以弔禮哀禍裁以禴禮哀圍敗以

恤禮哀寇亂

吳澂曰哀謂救患分裁也喪禮謂親者為之服疎者有含禭荒者人物有害也凶以天災言札以民病者弔者慰弔之也禍裁如水火之類禴者會財貨以補其亡失也圍謂國被圍敗謂師敗續恤相為憂之也兵於外為寇於內為亂

臣按凶禮凡六條曲禮曰歲凶年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懸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觀古人於荒禮如此則其他何

可

知矣可見成周盛時於國有凶荒其君臣上下相與哀恤如此蓋其與民同患故雖遇凶而不凶也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眺曰視吳澂曰親謂使之親附也朝如日出於寅之朝而朝於天宗如萬物相見於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覲謂物成之時各勤其實以報乎上遇謂閉藏之時其相見若邂逅之遇會謂非時會集以謀征伐之時同謂王不巡狩而衆見諸侯以命政問謂諸

勒

侯遣卿非時致問於天子視謂諸侯遣卿以大禮而衆見於天子

臣按賓禮凡八條朝覲遇宗之名以別一時耳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以二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內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以夏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猶漢春曰朝秋曰請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類

吳澂曰同謂威其不協及僭差者也大師謂天子六軍用衆者出師之法也大均謂因地以令賦因家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少是所以優恤其衆也大田謂四時之田而因以習兵簡閱其衆之能與否也大役謂徒役若築作之類所以任用衆力也大封謂正封疆溝塗之因所以合聚其民也於此見聖人公平廣大之心矣

臣按王安石謂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用其命而不知

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
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謂軍禮
軍禮以用其命為主以合其志為終嗟乎古人
用兵而必為之禮如此後人惟知用法而已驅
之如牛羊視之如艾蒿豈復有所謂禮也哉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
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
親四方之賓客以脰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
禮親異姓之國

吳澂曰嘉善也因人之心善而為之制也飲食謂

賀
族食族宴也昏兼姻言冠廉筭言賓射謂王與賓
友射也饗以訓其儉燕以示慈惠凡朝聘之賓客
皆一饗而燕則無數脰膳謂祭祀之肉兄弟之國
同姓諸侯也贊其喜曰慶加物曰賓異姓之國王
之婚姻甥舅也

臣按先儒有言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
周之所以興莫不由於五禮也周家之所以亡
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
其有大於此乎臣觀周人設官大宗伯所以佐
王建保邦國者首以五禮為事非徒有其典凡

其所以詠於詩與夫散見於傳記者莫不備見其事吁此成周所以為有道之長而異於後世也歟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別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吳澂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大宗伯掌其本數小宗伯又掌其末度禁者禁其所不得用令者令其所得用用等者器幣尊卑之差也廟祧之昭穆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祧者遠廟之

天

主遷而藏之也吉凶之五服吉凶五則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齊衰也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辨親疎者重服則親輕服則疎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疏曰據九族之內凡適子正體皆為正室皆謂之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者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代尊孽代宗

臣按禮之大者有五而五者之中其所用者各有等則焉大宗伯既總其綱而小宗伯又掌其禁令與其用等所謂等者尊卑貴賤親疎三者

而已辨昭穆與其章服則尊卑之等嚴禁車旗
與其宮室則貴賤之等別別三族與其衰服則
親疎之等明然又於等則之間特申明宗子之
制而總結之曰掌其政令以見凡行禮者皆以
是為重焉由是觀之古人重宗之意可見矣
禮記曲禮曰母不敬

范祖禹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一言以蔽之曰
母不敬

臣按治國平天下之本在乎脩身而脩身必以
禮禮者敬而已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呂大臨曰為祖父母齊衰期為曾祖父母齊衰三
月此所以定親疎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燕不
以公卿為賓以大夫為賓此所以決嫌疑也大夫
為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弟之子降服大功
尊同則不降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
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義是也其文
非也君子行也此所以明是非也

臣按天下之事各有兩端混然而不可辨別者
君子必以禮辨之親疎以禮而定嫌疑以禮而

宋同異以禮而別是非以禮而明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

呂大臨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撝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讓所以明禮之用也

臣按曲禮此言則天下之事無一而不本於禮者而後世為治者顧以禮為虛文而一以法令從事豈知本者哉

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呂大臨曰人之血氣嗜慾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耳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為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慾怠放滅天理而窮人欲將為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

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臣按呂氏之言。徹切。可以為世之無禮者戒。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劉彝曰。大上者至極之稱。猶言全德也。

臣按禮者稱而已矣。禮固以德為貴。而施與於人。與報人之賜。乃人道之不能無者。是以位雖有貴賤尊卑之殊。而往來來往之禮。所以相施。施報者。斷然不可闕也。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安

呂祖謙曰。人生天地之間。強足以陵弱。衆足以暴寡。然其群而不亂。或守死而不變者。畏禮而不敢犯也。人君居百姓之上。惟所令而莫之違者。恃禮之以為治也。一人有禮。衆思敬之。有不安乎。一人無禮。衆思伐之。有不危乎。此所以繫人之安危而不可不學也。

臣按人道之所以立者。以其有此禮也。苟無禮焉。則強將恃其力以陵弱。衆將恃其勢以暴寡。富將恃其財以吞貧。智將恃其能以欺愚。則是天下之人。皆將惟其勢力財能之是恃。而不復

知有尊卑上下之分矣人何由而安哉聖人知其然故制為秩然之禮以立為當然之法頒之學宮之中設為師儒之教講明其理推行其道使其有所畏而不敢犯有所敬而不敢忽此君位所以高而不危而民用亦以之而平康也然則天下其可以一日無禮而斯人其可以一日不學禮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

驕

戴溪曰禮以卑為主以恭為本故禮者所以柔伏

其侈大之意而習為退遜謙下之道故有禮之人其容肅然以正其氣粹然以和望其顏色而知其人之可親也其容狠其氣暴望其顏色而生易慢之心者必其無禮之人也富貴之失禮以驕貧賤之失禮以諂驕者失於亢諂者失於卑其為失禮一也

臣按禮之為禮大中至正之界限也富貴者不可過於是貧賤者必求至於是過於是則氣盈氣盈則驕而淫不至於是則氣歉氣歉則懼而

盈是何也不知禮之為禮也誠以禮之為禮是

乃吾心大中至正之界限。人有禮則中有定主。外有定守而不為外物所動矣。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呂大臨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貧者不以貨財為禮是也。不責人之所不能行，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是也。

臣按：無財不可以為禮，非強有力不可以行禮。是以操有餘之勢力者，恒以是而恕諸不足之人，不恃吾之富與強，而強人之所不能備，而必其如吾忘焉。

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臣按：子思此言雖為喪禮而言，然凡為禮者莫不皆然。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吳澂曰：哀敬言其心，禮之本也。禮言其物，禮之文也。禮有本有文，本固為重，然謂之與其謂之不若此，矯世救弊之辭爾。蓋本與文兩相稱者為盡善。

一也

臣按此子路聞孔子之言亦寧儉寧戚之意

曰其禮曰家禮禮義之節也才之豐言其禮豐也

翁也亦奢不且而禮有餘也

不羨豐不且而京有餘也祭豐與其婦不且而豐亦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豐與其寡不且而豐亦翁也

不皆然

且對子思此言疑為喪豐而言然此亦對者莫

其善也而又之

豐也子思曰夫王之禮豐也國之者斯而禮之不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九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中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

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

無禮胡不遘死

方慤曰禮本乎天之道故先王制禮所以承乎天

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還以治人之情

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

有生死之道此其所以為急歟

臣按禮運此言因言偃問禮如此乎急而孔子
答之如此以見禮之為禮上以承天道下以治
人情其得失為人生死所繫人而無禮乃不如
鼠之有體此其雖生不如死也嗚呼人之所急
孰有過於死生哉禮之所繫如此其急可知也
天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以黍加諸石之上捍豚擊折豚肉燒食
之沃尊搗也為沃而杯飲以手掬水而飲奠樽樽七塊而土
鼓築土為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鄭玄曰言其物雖質畧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
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臣按人之生也先有飲食飲食之初乃禮之所
由起也其初未有金甌刀匕以及壘爵鼓樂之
類所食用也以是而用以致敬鬼神也亦以是
是以彌文之世恒思太古之初凡有制作恒寓
質朴之意於繁文之中稍存古人制禮之初意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儼按賓以鬼禮曰賓鬼
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
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達上行私小臣竊盜刑肅峻而俗
敝也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上下禮無列則士
不事不備也也刑肅而俗敬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一

吳澂曰別謂剖判之嫌謂似同而不同者明謂著
察之微謂可見而難見者凡祭祀享皆儼鬼神也
布帛長短以刀裁之曰制以尺量之曰度制度不
定以禮稽考之仁義所施輕重不一以禮辨別之
君之執禮以為柄者決人事於顯感鬼神於幽粗
而考長短廣狹之器數精而別親疎尊卑之等殺
並須用禮禮所以治其國之政使不亂安其君之
位使不危也以下遂言君危政亂之禍禮可以正
天下國家政不正謂為政不以禮也政不正之所
致有二一則君位危二則法無常君位危則失其

尊高下無忌憚則大臣為姦小臣為盜君務聲
勝之而上下睽乖習俗敝壞矣法無常謂渝其律
令下無遵守而天秩之儀亦紊其次矣士之所事
者禮也有國而無禮則士無所服習矣民之所歸
者德也有刑而無德則民無所嚮嚮矣此疢病之
國也

臣按禮為人君操持之大柄所以治天下之政
所以安一人之尊皆由是也後世人君皆知以
政為治而不知本之禮以為政失其本矣雖然
蓋亦日用而不自知耳向也不知而暗用之今

既知之盍反其本而明明執之以持世乎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臣按昔人有言天下之勢莫患乎上下無以相
別而分守無以相安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
既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於畏愛則
象之中其心於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為自安自
適之不暇安有敢背替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
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
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
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大哉禮乎其功用之大自

如此者禮教既達非但其分之定亦使其心之
安也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亡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
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臣按禮運此章上文有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
愛惡欲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
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
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而繼之以此
以見禮之為禮乃聖人治情脩義之本興利除
患之具人君未有舍此而能為治者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_孔也。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陳澹曰肌膚之總會筋骸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筋之則情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竇孔穴之可出入者由於禮義則通達不由禮義則窒塞。故以竇譬之。聖人之能達天道順人情者以其知禮之不可以已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先去其禮之故也。

臣按禮必有義禮而不合於義則為非禮之。故古人言禮必兼義言之。豈以人之為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而其所以為人者其大端在禮之義而已。有此禮義則外焉而信實以講和睦以脩而與人也。誠內焉而肌膚有所會筋骸有所束而在已也。固明焉而養生送死幽焉而郊天享廟此其大端緒也。上焉而通達天道下焉而和順人情此其大竇也。是禮也。人人由之而不人人知之惟聖人則知此禮為人大端為人大竇雖欲已之而不可

以己也於不可已而已之則國必壞家必喪人
必亡

故禮也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
有可以義起也

張載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

臣按禮之為禮皆義之所當為者也義不當為
則禮不可行則是禮之用皆是義之實也古昔
聖人所制之禮皆是合為之事苟有事焉考之
先王雖未為之禮然以之協合於義而於義無
所悖則是當為之事也吾則以義起之而為之

節文儀則焉是亦聖人之所許也

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吳澂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
古先聖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致天
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充而為
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

臣按禮運於篇終論禮之義而至於體信達順
蓋言禮之極功也論禮之功用而至於此蓋不
可復加矣然而反推其本固在於脩禮而禮之
所以脩者則又在乎敬而已矣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臣按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以之為禮之本固矣若夫義者合宜之謂理者有條理之謂苟儀文度數之間登降上下之際不合於宜而無條理焉則亦不文矣此禮所以貴乎有本有文無忠信則禮不能立無義理則禮不可行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定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於唯其稱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禴

管仲饗蓋蓋有雕朱絃見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有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

臣按禮之等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過於豐則踰降而殺則不及一惟稱而已矣是以天子大牢而祭稱也則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不稱也則謂之禴焉禴者非其有而取也管仲之濫豐而不稱者也晏平仲之隘殺而不稱者也先王之制禮或稱其內或稱其外寡者不可多多者

不可寡一惟歸之於稱君子之行禮者其可不
之省察而妄有所去取加損哉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
衆亂

臣按禮所以防範人心網維世變如網之有紀
然紀散則綱之目無所維禮散則人之心無所
守前篇言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者此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
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
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陳澧曰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身體之全
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太
者損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

臣按禮之在天也有自然之節文其在人也有
當然之儀則故先王制之以為度数亦有一定
之理如人身之有四肢百體在上者不可移之
下在外者不可納之內左不可遷之右大不可
減為小禮之為禮亦若是而已矣是故禮也者
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

戶者

朱熹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臣按經禮謂禮之經常者如冠昏喪祭朝聘會同之類曲禮謂禮之委曲者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禮雖有三千三百之多求其極致一而已矣一者何敬是也入室必由戶行禮必由敬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者乎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臣按本謂人心之初古謂禮制之初禮之行也必反其本求之於人心本然之初不可任情而直行必脩其古考夫先王制作之始不可率意而妄為反思其本脩舉夫古則是不忘其初矣君子曰其受和自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臣按味有五而其者其自然之味也色有五而白者其自然之質也其則可以受五味之和白則可以受五色之采人之有是忠信猶味之其

色之白也。有是忠信之質，而後可以學禮。忠信者，何誠實之理也。人無誠實，則虛偽矣。禮其可以虛偽為乎？是以人之欲行禮者，必以誠實為主，而人君之任人，以行禮亦必用誠實之人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朱熹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說。

史之事而忽之也。

臣按禮有數有義。數其事物之粗者，義則其精微之理也。先王盛時，儀文具備，而凡一時掌文書司贊祝之人，莫不知其登降灌奠之節，俎豆牲醴之數，特於禮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有所不知耳。自秦廢禮之後，漢興不能復古，凡三代之儀文器數，一切掃地。所幸者經典尚存，古昔先王制作之義，猶見於簡冊之中耳。是以秦以前數易陳而義則難知。漢以後義猶可以討論，而數則有不能以盡考者矣。雖然，後有作者

大學衍義補三十九卷
之聖能本吾心之敬而酌以先王之義凡儀文有所闕略一皆以義起之因時制宜以為一代之禮而不徒事乎政治刑罰之末本乎禮以治躬主乎敬以行禮而又立為定制以貽子孫使之世守而不替其於三代之治殆度矣乎

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行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行誠縣音不可欺以輕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臣按經解此言則知禮之為禮非獨以之辨上

下定民志亦可用之以察人情審事理於凡天下之人情事理或輕或重或曲或直或方而常或圓而變一以禮而正之莫不各因其自然而得其所以然而格之以當然之道雖有姦欺詐偽之術無所施矣

是故隆禮有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吳澂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

法也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為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見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臣按吳澂之言備矣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臣按古昔聖王之為治不必拘拘於禁令刑罰一惟以禮明之上而朝廷外而侯國下而里閭族黨莫不制為當行之禮以明其當行之道使之知所以纂向而興起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臣按坊記有曰禮者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以為

民坊者也先王制為此禮莫不各有所本亦莫不各有所用有以舉之莫敢廢也是何也創業垂統之君燭理既明涉世既深所以制為一代之制者灼知其源之所自來而逆料其流之所必至不徒然也為之後者不推究其本末輕重有所更革焉不可也况又去之乎禮經壞坊之譬切矣坊以障水非一日所能成也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幸而時之燠旱無水患也率意壞之一旦秋雨時至懷山陵衝城郭蕩廬舍倉卒欲為之坊得乎繼世之君輕去祖宗之禮法者

何以異此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臣按所引易文今易無之蓋逸文也所謂君子慎始一言誠萬世人君為治之要焉夫天下之

事莫不有所始其所始也皆起於細微眇末之間故聖人制禮以為慎始之具因人有男女之欲而易至於淫辟也故於其匹配之始而制為昏姻之禮因人有飲食之欲而易至於爭鬪也故於其會合之始而制為鄉飲之禮以至喪祭朝覲之初莫不皆為之禮使不至於恩薄而敗起則是止邪於未形而使民日遷徙於之遠離夫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苟不於其始而慎之則其差也始於毫釐之間而其終也得失成敗之分乃有至於千里之遙焉嗚呼君子之作

事也其可不慎於始乎欲慎其始舍禮不可也先王所以隆重之有由然矣

哀公問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臣按民之所由生者以禮為大則失此禮民有不得其死者矣君子以之為尊敬如此夫豈徒然哉後世乃以法持世而棄禮蓋不知其民之所由生者其大在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吳澂曰中者無過不及制者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為過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禮也蓋禮有節以禮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禮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為答辭也

臣按理之出於人心事之行於天下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正道當然得宜之定則然人稟賦各殊而其學力有至有不至是以事之行者不能一一皆合於人心而中夫天理也何以人之

生也剛克有多失之太過柔克者多失之不及剛者則過於剛而不足於柔柔者則過於柔而不足於剛是以其行事也寬則失於大縱而無制猛則失於太苛而無恩或優容於此而操切於彼或慢令於前而致期於後不失之有餘則失於不足是何也無禮以為之裁制也用禮以裁制天下之事如布帛之刀尺如梓匠之斧斤相體以為之衣隨材以制其用不使其有餘亦不使其不足既無太過亦無不及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
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
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
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
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
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
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
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也
洽合於衆也

吳澂曰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

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禮治國而無禮
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洽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
旁扶則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時在黑暗之地無
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
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
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別即辨也策謂講武教戰
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

臣按燕居此章之言可見禮之無乎不在一日
不可以無禮一事不可以無禮一言一動一進
一退與凡天下之太萬幾之衆一事之行皆必

有所以治之者。所以治之者何禮而已矣。唐虞三代之君。率本此禮。○為治。後世人主。生死乎節文儀則之中。而不自知其皆聖人所制之禮。一惟以事視之。殊不知事之所以中節者。即禮之所以為禮也。古人劊之於前。祖宗述之於後。凡吾今日之所鋪啜者。皆古人之糟粕。所衣被者。皆祖宗之餘裔。若瞽而無相助之人。與冥行於昏暗之夜。然而未至於亡者。有此禮以為之治也。然則有至於三代之治者。可不以禮而為之本乎。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臣按坊記此章上文有曰。君子之道。譬則坊。
同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而繼之以此坊之義。見前經解中。所謂君子之道。即禮也。國之有禮。猶水之有坊。坊以止水。因水之勢。禮以坊民。因民之情。民之情。莫不好富而惡貧。好貴而惡賤。富與貴者。必驕驕。必至於為亂。貧與賤者。必約約。必至於為盜。此聖人既以禮為

之大坊節其過不及之情俾其歸於中正之德
化不可入者有刑之法以坊之使其有所忌憚
而不至於淫心無窮已者有命之理以坊之使
其知所分限而不極其欲所以然者無非因人
之情而為節文之禮也

喪服四制凡禮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
故請之禮

陳澧曰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為往來則陰
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為隆殺先王制禮也日本於
此不獨喪禮為然

臣按先王制禮其大體雖曰體天地法四時則
陰陽而其大歸則在於順人也

以上禮儀之節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三十九

其下小人農力以耕農為勤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

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襄公十三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

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一年

杜預曰政須禮而行政存則身安

臣按政之行以禮為輿而禮之行又以敬為輿

不敬則怠於禮怠禮則政不立而馴致於亂也

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於

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定公十五年

臣按春秋之時去先王之世不遠一時論治行

率本於禮論禮者率本於敬讓敬也者禮之本

也讓也者禮之實也存乎心者以敬形於貌者

以讓以此立義以此為政本乎恭敬之節形為

遜讓之風此其所以安上治民而能長世也歟

晉叔向晉大夫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昭公二年

臣按魯昭公二年叔弓如晉因晉侯使郊勞而

善於說辭故叔向謂其知禮且舉其所聞者如

此茲二言者蓋古語而叔向稱之也

晉女叔齊即司馬侯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昭公五年

臣按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女叔齊對以魯侯焉知禮且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蓋謂昭公自郊勞至於贈賄無有所失乃揖遜進退之儀文耳非禮也禮之為禮以能保守其國家為本以能推行其政令為節所以然者用以固結其民心使之無失於我耳今魯君政在臣下有賢人而不能用禍難一旦將及於身而不知憂恤其所底止之地顧惟屈身於儀文之末豈所謂禮乎是由觀之則禮之為禮不在儀文之末可

見矣

子產

魯大夫

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昭公七年

臣按魯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二子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所謂無禮無以立即孔子所以教其子伯魚者也古之聖賢教子必以禮也如此蓋以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也木而無幹則不能生人而無禮其何以立哉

子太叔

鄭大夫

引子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夫禮夫

之經經者道也。地之義義者利也。民之行行所履也。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因

地之性性也民實因之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

水火木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色青黃赤章為五

聲宮商角淫則昏亂滋味聲色用之過度民失其性

是故為禮以奉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

下之紀天地之經締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

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

乎昭公二十五年

朱熹曰夫

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

謂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陳天明地

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

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

真德秀曰上天用此五行以養人五行之氣入人

口為五味發見於目為五色章徹於耳為五聲味

以養口色以養目聲以養耳此三者雖復用以養

人人用不得過度過度則為昏亂使人失其常性

故須為禮以節之

臣按左傳此章子太叔引子產論禮之言也而

孔子於孝經亦以之言孝蓋孝者禮之本也事

親孝然後可移於君。居家理然後可移於國。疑必古有是言。子產因其舊文而孔子又為推本

之論歟

晏子

名嬰齊大夫

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

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

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諫

也。君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循事也。昭公二十六年

臣按此章晏平仲與齊景公言。唯禮可以已亂

之故。且言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

商不變士不濫官不惰慢也大夫不收公利益以

是時陳氏厚施於國。將有篡國之漸。故平仲既

告景公。以所以已亂之法。而又推其本如此。惜

乎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行。其後齊之國祚卒

移之陳氏。噫。後世人主其尚敦厚。入倫以立禮

之本。而嚴立法制以行禮之用。庶乎少禍亂矣

乎

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朱熹曰。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躰。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

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胡寅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臣按子張問十世之事。可前之乎。聖人舉已往之禮以明之。蓋以見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人之

所以為生。君之所以為治。聖人之所以持世。立
教事之大者。孰有大於禮哉。所謂禮者。其大者
在綱常。其小者在制度。綱常本於夫。亘萬世而
不易。制度在乎人。隨時世而變易。三代之已往
者如此。百世之方來者亦不過如此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
其易也。寧戚。

范祖禹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
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
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
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
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
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

楊時曰。禮始諸飲食。故汗樽而杯飲為之。簠簋豆
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
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
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
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朱熹曰。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
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

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又曰。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臣按林放止問禮。而孔子并以喪告之者。蓋以禮之大者。在吉凶二者而已。然其辭先曰與其。而又繼之曰寧。則非以儉戚為可尚。特以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先儒謂其言之抑揚得

其中正如此。所以為無弊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朱熹曰。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臣按聖人之言禮。亦必取證前代之典籍。當代之賢人。苟無證焉。亦不敢以作也。後之欲制禮者。烏可無證。而妄作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楊時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朱熹曰：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臣按：愛禮存羊，可見聖人意思之大，而常人無遠見，胥胥惟小費之惜，殊不知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人因羊以求禮，而禮之廢者猶可因是而復舉也。雖然，豈特告朔一事為然哉？凡夫古人之禮，今雖不盡行者，皆必微存其迹，以為復興之緒，切不可惜一時之費，而滅千古之迹也。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朱熹曰：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

無如之何矣而况於為國乎。

臣按此章言為國以禮為本而禮又貴乎有其實讓者禮之實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也之以禮亦可以弗畔也矣

程頤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朱熹曰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臣按博文約禮孔門傳授之要道孔子既以是

為教顏子受以為學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古之聖賢未用則以是禮而為學既用則以是禮而為治大哉禮乎所以為天地立心者在是為生民立命者在是後世舍禮以為學故其學流於異端舍禮以為治故其治雜於伯道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畏懼貌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急切也

朱熹曰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張栻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主之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存乎人心有節而

不可過者也。夫恭而無禮則自為罷音疲。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其弊如此。豈所貴於恭慎勇直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本然。無禮以節之則亦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為貴也。

臣按此章之旨張栻之言盡之矣

子曰麻冕

緇布冠

禮也。今也純絲也。儉謂省也。約謂約也。吾從衆拜下

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朱熹曰：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一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臣

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臣按此章之旨程氏所謂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其言可謂約而盡矣。大抵義之一言處事之權衡也。凡百天下之事有可以增損從違者一皆準以此例而推其餘。

孟子任人

任國名

有問屋廬子孟子弟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任人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

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

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
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也？不難而揣其本，謂而齊其
末。謂方寸之木，至卑喻可使高於岑樓，樓之高，喻以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終缺兄之
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
東家墻而樓，率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
樓之乎？

朱熹曰：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至高，喻禮若

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
高。岑樓反卑矣。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
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
禮者。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
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
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終，兄之臂而
奪之食，樓處子而得妻，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
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其輕重固有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
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

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
然而已矣

臣按此章先儒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
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上於禮文之微
考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上而不得則不能無求上而無
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上則亂上則窮先王惡其亂
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
不窮於物上必不屈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九禮專生飾歎也送死飾哀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
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真德秀曰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末甚備至
其論性則以禮為聖人之偽豈不繆哉

臣按荀况禮論其最純者止此數言其餘固若
亦有可取者但其意既以禮為偽則莊周謂所
言之躋而亦不免於非荀卿之論禮是也臣恐
後世人主或有取於其言而小人之無忌憚者
或因之以進說故於論禮之末剟其可取者以

獻使知其所謂偽者乃人之偽非禮之偽也禮者敬而已矣敬豈可以偽為哉

程頤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洽

革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又曰行礼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上文殘闕須是究

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又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於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

朱熹曰禮時為太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亦有此意或以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爾曰然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然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

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
而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今
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

臣按古禮之不能行於今世亦猶今禮之不可
行於古也雖然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不可
於人以聖人緣人情而制為禮何入人心
哉蓋同而不異者程氏所謂義也張氏所謂
也宋氏所謂大者也夫衣服器用之類
則一而不同者亦不可不異焉

来自古以來凡為禮之說類聚以為一處如張
氏所云者使後世有志於禮學者於此進原入
心固有之初考求先王制作之意因其風氣順
其時勢稱其情文斟酌損益以漸行之立於一
代之制云

以上禮儀之節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
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
官分職以為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
祭祀燕享冠昏賓射以為禮也太宰掌建
邦之六典以治典為先而禮典僅居其一

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
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
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
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
禮為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為治
天下之一事古今治効所以有隆汙之異
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命中書
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
集議又明年徧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

與考訂之以為一代之制令書之存者有
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
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

命掌禮大臣著為一書以

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後世作史者
有所根據云

自代身處云
障一升之歸未未豐中亦野發其於史皆
能顯中長對天不發其效映其
命掌豎大出音為一書心
父雷同御掌所運其子
大即其豎其為安歸豎其安左辭古安歸
與若信之心為一升之歸令書之其音

子學夜義補卷第四十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樂律之制上之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也盛也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程頤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
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
則通陽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
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

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
推配之以祖考

朱熹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
又取其義殷盛也

呂祖謙曰豫為易中之樂

臣按此六經論樂之始夫樂本於人心而作為
聖人入皆知之而不知聖人所以作樂實因天
陽之雷出於地陰之中奮發迅動以成聲而有
和暢騁悅之象故既法甘管又取其義作為一
代之樂以應崇其功德之隆焉然樂之用不止

於一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燕享或用於群祀而
其最盛者則惟以用之薦上帝以配祖考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朱熹曰胥長也自天子至鄉大夫之適子也教胥
子者其所以教之之具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
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
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
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
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

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求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音羽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

臣按樂之作必諧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暢協合焉然推原其本則出於人心發於

人聲者是則有虞盛時既以此為治本又專官以之為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於樂養之於心志之初陶之於節奏之際和之於聲音之間蓋以樂也者出治之本而人者也者用樂之具而胄子也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絕者也

禹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朱熹曰九功者合六府水火金木土敘與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

一者以九功之敘而求之歌也言九者既已脩和名
一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董督也
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
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彊者不能久故
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
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
功不能自己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
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
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吳澂曰勤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

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有縣正趨其稼事里宰
趨其耕耨齋章吹豳雅豳頌與夫為春酒殺羔羊
又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

臣按大禹此言可見樂之理無乎不在而古人
作樂之意非但以用之朝廷郊廟學宮而凡閭
閻之下田野之間而樂之化無不陶焉後世此
意不存非但用樂者忘乎民之勤苦而作樂者
亦不知樂之本原所在而失其勸相鼓舞之方
治道所以不古若者有以也夫

詩敘聞六律五聲八音在

也

治忽以出納五言故聽

蔡沈曰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一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所謂六律五聲八音者察政治之具也律呂調則政之得可知律呂不調則政之失可驗人君欲因律呂聲音以察

夫政治之得失也必於詩言出納之際求之是故言之成詩者有五或協於宮或協於商或協於角徵羽是言也有作於外者焉有作於內者焉作於外者則采而納之於上作於內者則颺而出之於下在下之言或安以樂或怨以怒聽之者因真言而觀其風俗之所尚由是而達之於上焉在上之言或樂而淫或哀而傷聽之者因其言而知其嗜好之所在由是而達之於下焉因人言之邪正知樂音之乖和察樂音之乖和知政治之得失得則從而維持之失則從而

改革之可見聖世君臣切上圖惟治道君於聲
律則曰予聞契之以其心也臣於詩言則曰汝
聽審之以其耳也吁君欲聞於上而俾臣聽於
下臣聽而有得焉又以聞於君也以臣為耳臣
以君為心此泰和之治所以獨在虞廷而後世
不能及也歟

夔由夔擊考擊也鳴球王磬也搏拊至也拊循也琴瑟以詠祖者
來格虞賓冊朱也在位群后德讓下堂下也管鼗鼓如鼓也
有柄合止祝敔祝以也笙鏞鐘大也以間鳥獸嗴嗴蕭韶
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耳
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夔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冊朱在位與助祭
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上言以詠下
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蕭古文作箭
舞者所執之物蕭韶者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樂
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
者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
又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堂上之樂也下
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鐘以間者堂下之樂也

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為簫韶

臣按自古帝王皆有樂黃帝曰咸池帝堯曰大章然徒有其名耳未聞其聲容節奏何如也惟帝舜之大韶其詳載於虞書解者謂韶韶也韶堯之道以致治也季札至魯觀樂見舞象箭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地之無不載矣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孔子在齊聞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自有虞以至

季札孔子之時幾二千年矣而其聲容之盛猶足以感人如此宜其在當時群后德讓夏尹允諧則雖蠢蠢如鳥獸靈如鳳凰莫不率舞而來儀自然之應也是其為樂盡善盡美如天如地後雖有作者不能加之矣是何也蓋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樂以象成而又得后壤為之掌典故其為樂盡善而盡美此孔子所以學之而忘肉味而又舉之教其徒以為邦後之有天下者作為一代之樂以象其成功尚宜仿佛其萬一立德以為樂本擇人以為樂官求聲

氣之元備聲容之盛其廢矣乎

周禮大司樂樂官掌成均之灋成均五帝學各以治建國之

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公卿大夫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偏和節也庸常也孝善父

友善凡以樂語教國子興興詞道其事諷諷言以誦

節以言發發言語語曰詠詠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其出大

卷言能聚物而大咸樂堯大磬與詔同大夏禹大濩樂

大武武王以六律黃鐘大族姑洗六同大呂夾鍾中

應鐘應鐘聲宮商角八音匏土革木六舞六代大合樂同

以聲以聲言言曰語語曰詠詠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其出大

萬民卿用射射之以安賓客燕享之以說遠人四夷之君以作動物

臣臣按先王作樂以教國子自虞廷以來已然蓋

樂以象成有國者既賴其先世以共成治功所

以用其子若弟又將以繼續前人之功冀其異

時以輔佐我後人故於其幼穉之日未用之先

來道德之士以為其師保聲容以養其耳目無

暗以養其血脉和平其善心蕩滌其邪志教之

德則異時吾位足以輔德而長人教之語則異

時泣任足以宣辭而專對教之舞則異時出入

時泣任足以宣辭而專對教之舞則異時出入

朝者臨蒞大衆周旋動容足以著表儀而華國
體朝廷之事莫大於禮樂禮主嚴而樂主和和
之入人也尤易而深然其義理淵微而聲容節
奏之間有非旦夕所能究竟者故使之朝斯夕
斯以講習其所謂律呂聲音及歷代之舞節大
會合以為樂或用之郊廟或頌之侯國或施之
御射或用之燕享遠而行之於四夷之來朝者
幽而索諸農民之蜡祭者焉國家政治之施合
內外通幽明和上下皆必賴於樂今日所以用
樂者即前日所教之人也今日又教之以為他

日之用繼繼承承而不絕焉此二帝三王之世
所以禮樂明備治教休明血脉關節常相聯絡
而享有道之長也歟

大師樂工之賢者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六呂陰聲

陽聲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六呂大呂

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音宮商角徵

不皆播之以八音金鍾石磬土埴革鼓絲琴瑟木祝匏

竹簫管教六詩曰風諸侯曰賦直陳其事曰比即物曰興

託物曰雅大小曰頌祭祀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

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帥瞽矇升令奏擊拊拊形下

管播樂器吹管者令奏鼓音胤小大饗亦如之饗
侯亦如大射帥用之射節大射大師大起軍旅執同律
祭祀也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吳澂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所會在天為十二舍在地為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為天地自然之合所謂合陰陽之聲者本諸此乎六律屬陽六呂屬陰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有十二

律也十二律各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於角角之聲清於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反之以五聲然五聲寓於八音金石土為陰陰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為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君陰陽之正是以先輩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音

典同同即六同也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陽聲屬天以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分寸大區為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廣狹之量

凡和樂亦如之調和樂聲皆如是也

王安石曰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為十有二聲辨十有二聲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為樂器

臣按太師主於和聲所合者陰陽之聲也典同主於制器所辨者不止於陰陽而又兼以天地四方也太師既合其聲而又付之典同使辨其陰陽以制器焉蓋樂非聲不成而所以寓其聲者器也律屬陽呂屬陰陰必同於陽而無所乖異則樂和矣故其合聲也必本乎陰陽而其制器也亦必合乎陰陽凡所以為之度數為之齊

量皆不能外乎陰陽之律與聲焉陰陽既合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歌之以詩寓之以器以祭以燕以射無不和協者矣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陳皓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黃鍾子大族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邠也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還相為宮者宮為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族

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
第二宮大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
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

臣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辨聲
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變
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上
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為宮則林鍾徵
大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宮蕤賓為
變徵矣其十一律為宮皆然旋之為十二宮所
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

變宮又第之至七為變徵然後旋轉為宮次第
無窮矣

以上樂律之制上之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一

無韻矣
變宮又葉之至小為變巽然巽亦轉為宮也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二

明禮樂

樂律之制上之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音相應故生變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旋謂之樂

陳澧曰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為聲音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

此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臣按此推原作樂之本蓋以樂之為樂人見其備金石絲竹之音干戚羽旄之舞以為樂在是矣而不知其所以有清濁高下之變而合宮商角徵羽之調者其本元之所自則由乎人心之感物而然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音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因聲音之道與政

通矣

陳澔曰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慎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諧故形於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於聲音者怨以怒將亡之國其民因苦故一形於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懣之音矣

劉勰曰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

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
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
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
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
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
本於黃鐘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
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為臣而不可
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
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
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

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
亂則聲音和諧而無佔懣也

臣按君臣民事物五者該盡天下之理一樂之
作而萬理無不該盡先王作樂以一聲寓一理
於其聲之高下而驗其理之得失覺其有失則
乘除抑揚以應之使其得其平協比和諧無
相凌奪然後反求於吾之政治宮音有失則求
之於君商音有失則求之於臣以至角徵羽之
失而求之民事物者皆然如此則樂音與政事
常相流通則凡一世之君臣民事物皆止其所

而天下和平矣前代之人如萬寶常張文收皆能以音樂而知時政之得失非虛語也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此於慢矣桑間濮上皆衛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司馬遷曰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為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聲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古之善觀人國者不

觀其政治而觀其聲音其音安以樂者其政必和其音怨以怒者其政必乖其音哀以思者其民必困政之和者治國也政之乖者亂國也民之困者將亡之國也國之將亡其政必散其民必流政散則誣罔其上罔上則民無誠心矣民流則肆行其私行私則無公心矣如此行之不已則靡靡之樂所由作焉是以自古人君必致謹於禮樂刑政之施以為感化斯人之本恒使吾之政咸和而不乖吾之民咸安而不困采民之歌詩順民之情性協比以成文播奏以為樂

使天下之人聞吾之聲者知吾之德聆吾之音者感吾之治審吾之樂者得吾之政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方慤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鄆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

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

臣按三代而上本人心以為治其政治寓於聲樂之中故審其聲樂即知其政治之所以然三代而下一切從事於簿書期會刑罰兵戎之末所謂樂者特用以行禮耳不本於人心不協於律呂人之氣不復關於天君之政不復寓於樂故流為苟簡之治而無復文明之化者此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

柔氣不懼曰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臣按聖人作樂必本於人之性情性之未發者中也發為清而中節者和也而又稽考於天然自有之度物理自然之數或長或短曰多曰少皆必合於古昔之制焉然樂之作也必與禮俱而禮則各有所宜又必裁制於禮之義焉律陽而呂陰必使其協比諧和則生氣之在天者陽之氣不至於散泄陰之氣不至於秘密矣仁禮義智信在人於常行必使其道達流通則常德

之在人者剛之氣不至於忿怒柔之氣不至於怯懼如此則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交暢於中而發刑於外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安其位而不相奪倫矣

凡茲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鄭玄曰茲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應之是和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

善惡之分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也

輔廣曰由是觀之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為哉自聲之感氣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於其間也至紂為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

臣按說者皆謂聲樂之作出於人君之心而此則謂聲感人而氣應氣應而成象然後樂興焉蓋以聲出人君之心而其聲有正有姦此以聲

感彼以氣應一倡一和相為應驗或形於詠歌或著於舞蹈斐然而成章粲然而成列是以其為樂也有淫有和焉自古聖君建中和之極以為樂本聲之出者必致其謹非合於天理之正也。有所不言惟恐其或流於姦而致逆氣之應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奪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孔穎達曰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音樂以簫

管子以奮動天地至德之光則神明來降感動
時氣序之和則風雨順寒暑時以著萬物之理則
萬物得其所也

陸佃曰奮猶發也若大章所以發堯德之光大韶
所以發舜德之光

臣按此章上文既言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
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
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必如
上所言然後可以作樂不然則無其本矣人而
不仁而樂何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夫既脩身

以為作樂之本然後從之以聲音備之以器數
在已則奮至德之光在天則動四氣之和在地
則著萬物之理矣

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
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
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
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鄭玄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
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四十五
日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

四十五日閭闔風至四十五日不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

張載曰正樂既行故人倫之道清不視聽姦亂故耳目聰明口鼻心知百體皆由順正故血氣和平風移俗易移是移徙之名易是改易之稱易前之惡從今之善上行謂之風下習謂之俗

方慤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旋者樂之節故象風雨

應鏞曰五聲配乎五行之色八音配乎八卦之風

自一度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為經言其變而不窮也

臣按自古聖人以樂為內外交脩之要始也由脩身而後作樂以致夫交感天人之效終也因樂行而養德以致夫風俗移易之美樂之功效大矣哉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

觀德矣

程頤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臣按樂之所以為樂因乎人情之所樂而已矣然人情之所樂者則各有不同焉中人以上所樂者在乎道理中人以下所樂者在乎情欲是以君子之人必反其情以和其志以道義之正而制情欲之私所以然者廣樂以成其教耳廣吾所樂之道以寓之聲容之間以成天下之教使凡天下之有耳目口鼻心知之欲者皆知反

其情不以其私而忘乎道義之正莫不名有所以趣向之方焉如此則君子之德從可知矣

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其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

臣按樂之為樂曰聲曰容曰器三者而已聲寓於歌容著於舞歌之所協者金石絲竹舞之所執者干戚羽旄然推原其本則出於心具於性而為德發於志而為詩由是而協於聲則為歌詩之章見於形則為文武之舞情之感於中者

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
化之及於物者神妙不測也此無他有和順積
於中斯有英華發於外有諸中必形於外夫豈
可以聲音像貌而偽為之乎由是觀之則可見
為樂之本在於心而心之所以大和極順者又
在乎誠也

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
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陳澔曰情見於樂之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於樂
之終而知其德之尊君子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

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其邪穢也故曰以下
引古語結之

臣按此章諸家皆以為論大武之樂陳氏特以
為通論樂為舞之理如此末引古語所謂生民
之道樂為大焉蓋動之以形者不若動之以聲
喻之以事者不若喻之以理不假之教條無待
於約束潛銷默化自然相忘於不知不識之天
大哉樂乎斯其至矣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也衆退旅齊退和
正以廣弦匏笙簧曾守拊鼓衆樂待始奏以文謂復
亂卒以武鏡治亂以相附訊治疾也急以雅樂器君子於
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行亂衰聲以濫正溺而不止及
優俳侏儻短小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
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臣按子夏既別古樂新樂之異以告文侯而下
又告之以其所問者乃樂而所好者則音而音
有德音濁音之不同而總結之曰為人君者謹

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
民從之所謂好惡者謂好古樂惡新樂也文侯
不能謹其所好惡好其所當惡惡其所當好聽
古樂則思嚙聽新聲則不知倦好惡之不謹故
也謹之一言其人君為治之本豈但樂之一事
乎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千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
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陳澹曰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
總持千看如山之立巖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看以

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發揚蹈地而
猛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上
章言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
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

臣按此孔子因賓牟賈問武樂而荅之也先儒
輔氏謂此三言說盡武樂之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
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

陳澧曰成者曲之一終初自南第

北至第

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
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
位至第四位極於此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
四成則舞者從此頭第一位卻至第二位象伐紂
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
第三位乃分為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
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
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
京四海皆尊崇為天子矣

臣按帝王之樂莫盛於韶武孔子以之而並論

而皆有盡美之稱韶以九成武以六成後世言
文樂者宗韶言武樂者宗武皆所謂至矣盡矣
不可復加者也韶樂之制備於虞書武舞之義
詳於樂記後世有志於帝王之樂者尚有考於
斯二者以為萬世作樂之準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
入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四四四士二二
四二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之風故自八以
下

臣按舞消之數惟天子得以盡物數故以八為

列范祖禹所謂自上而下降殺以兩兩之間不
可以毫髮僭差也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

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濟和五声亦如五味一氣樂以氣動

二體舞有三類頌風雅四物四方之物五聲宮商角六

律黃鐘大蕤姑洗七音宮商角徵羽八風八方之風

風清明風景風涼風閭九歌九功之事以相成也此

後為樂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

入周密疏稀以相濟也合此十者相濟後和君子聽之以平其

心心平德和

臣按晏子此言非專為樂也借樂以喻人之和耳然前九者盡樂之大綱後十者備樂之要用作樂者必本諸此然後無所遺聽樂者必達諸此然後無不通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司樂州鳩名對曰

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度律度其長短均也平鍾百官軌道也儀法也紀之以三天也平

之以六律也成於十二律也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

故名之曰黃色中鍾聚也所以宣養六氣陰陽風

九德即六府三事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陽氣大所以

金大簇正音為金贊陽出滯發伏也三曰姑洗

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合致神人也四曰蕤

賓陰氣委於上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

五曰夷則夷平所以詠歌九則九功之法則之平民無貳貳

也六曰無射陽氣收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

軌儀也為之六間六間即六呂以陽沉伏發揚滯而

默也散越也元間陰繫於陽以黃鍾大呂於黃鍾

受之於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助陽出四隙之細四時

大呂助陽出四隙之細四時鐘和展

審百事俾使莫不任任肅也純也恪也敬也五間南在

呂贛陽秀也。六閒應也。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角徵羽謂也。調有鍾大為無鑄小為昭明其大也。大宮商謂鈞有鑄無鍾甚大無鑄鳴其細也。至則甚太則獨鳴其細細謂絲竹韋木。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朱熹曰：均只是七鈞，如以黃鍾為宮，便以林鍾為徵，太簇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這七律自為一鈞，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

不辭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做下一箇子母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道，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

臣按國語載伶州鳩對周景王之言，所以發明十二律之名義，居然可見。考之是時，單穆公又告王鈞音之說，有曰：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即此章立均出度之說也。均者，均鍾也。以木長七尺，有絃繫之，以為鈞法，用以度鍾之大，小清濁也。漢大予樂有之。

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人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在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所以為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詩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脩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為兆鄙。

之毒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德起布衣。積德舍和而終以帝。舜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臣按家語此章。孔子聞仲由鼓琴而發也。蓋人心善惡皆於樂聲見之。故孔子聞其琴聲而為此言。既言樂必以中聲為節。而又推其聲有南北之異。南者生育之鄉。舜歌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然。舍和而終以帝。北者殺伐之域。紂好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然暴亂而終以亡。人君之於亡樂。烏可以不謹其所好。樂者乎。然舜非獨帝也。當世化之。皆有諧讓之美。紂非獨亡也。當世化

之皆變靡靡之風由是觀之聲之有南北其來也遠矣今世樂部六分為南北北音自金元入中國始有之世因細宋世以來所遺之音為南音南音流於哀怨北音極其暴厲其後遂有華夷混融之效我

國家復二帝三王之正統黃去夷習而世俗所尚之音猶有未盡去者所以奏中聲之節歌解愠阜財之詩以一洗金元兀麗微末之習不能無望於當代之英君誼辟去

以上樂律之制上之

四十二卷終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二

明禮樂

樂律之制中

論語子語魯大師樂曰與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朱熹曰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闕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良佐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及而相聯，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臣按此孔子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以告大師之言也。元許謙謂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矣。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皦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屬，故又曰繹如。玩其本又始從成，是作樂始中終。

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後世有作者當以聖人之言為法。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朱熹曰：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臣按朱熹謂韶武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

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音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甚和。韶樂只是和而已。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朱熹曰：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甚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祖禹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

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臣按大舜韶樂之作，前無倫而後無繼也。孔子生於舜千七百年之後，一旦聞而學之，乃至於忘味，則在當時可知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朱熹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又曰：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

正之故其言如此

臣按樂居六經中之一其為用最為急者孔子刪述六經其五者皆有成書而樂獨闕焉其所以為樂者其書不復可見幸有此數言載於魯論之中然不徒曰樂而且謂樂正者正之一言蓋有以見樂之在當時其錯雜無倫淫邪不正實有賴於聖人之正定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樂則韶舞放鄭聲

張載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飭戒意蓋如

一此

朱熹曰取其盡善盡美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

臣按先儒有曰治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絕之大抵樂之為樂雖備於聲容而其本原之所始則起於詩之言志故聖人正樂以為常經必使雅頌之得所取韶以立治法必戒鄭聲之淫蕩後世有作本九德之歌為九成之樂用夫雅頌之正而戒夫鄭衛之淫則古樂不難復矣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也。與人樂也。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也。與衆樂也。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設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朱熹曰。不與民同樂者。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

使之窮困也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范祖禹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古今之異耳

揚時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鍾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頷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

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臣按昔人有言春秋時雖伶官猶知姦聲淫樂為可耻而戰國之時則時君直以世俗之樂為可好蓋世變於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王之古樂絕響而聖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玩之猶可以得其流風遺韻之彷彿也後世人主誠因孔孟之言求作樂之本樂之作也必使其民欣欣然而有喜色然後為之苟徒肆一己之樂而忘萬民之憂又不若不作之為愈也當夫制作之後播奏之時慨然反思於心曰吾之

享此其與民同樂否乎民得無聞之而有舉疾
首蹙頰相告者乎必也好樂而與民同之使其
欣欣然有喜色如此則所作之樂雖不能備韶
護之音而實得韶護之意於千古之上矣
漢書志曰黃帝使泠綸自大夏西戎之國之西昆侖之陰
取竹之解谷一作儼生也其竅也厚薄一有均等也
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
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也黃鍾之宮而皆
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
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頽師古曰比合也。可以比之謂上下相生也。十二
管皆生於黃鍾之宮。故曰黃鍾律呂之本。

臣按樂之作始於黃帝命泠綸取儼谷之竹生
而空竅厚薄均者斷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
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律曰黃鍾
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雌鳴為六呂曰大呂
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此十二者皆以銅為
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
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於是文之以
五声曰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曰金石土革

絲木匏竹而大樂和采以之候氣則埋之密室
上與地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十有二月
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鍾之管飛灰衝素大寒
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以之審
度則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度黃鍾之長而以
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
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以之嘉量則以子穀
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既合
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
嘉矣以之謹權衡則以黃鍾一龠千二百黍之

重為十二銖兩之得二十四銖而為兩十六兩
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而五權謹矣此黃
鍾所以為律呂之本而天下萬事萬物皆由是
而出焉

後漢書志曰宓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
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
徵商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
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為律吹以攷聲列以候氣道
之本也

臣按聲氣之元一語萬世作樂者之大根大本

也作樂者不求之氣與聲而能有所成者無此
理也朱熹曰律歷家最重元聲元聲一定向下
都定元聲一差向下都差者以此

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圍其外其徑四角規而圍之

廓不滯旁九釐五毫徑尺四寸有奇幕百六十二寸

方尺幕百寸圍其外每旁深尺積一十六百二十寸

容十斗寸容一十幕百六十二寸為容一斗積十

蔡元定曰嘉量方尺所以起數也漢斛容十斗實
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為一十六百二十寸

又曰嘉量之法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
斗為石一石積一十六百二十寸為分者一百六
十二萬一斗積一十六百二十寸為分者十六萬二
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為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
合積一寸六分二厘為分者一十六百二十則黃
鍾之龠為八百一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
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
以為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為廣自然之數也

臣按朱熹律呂新書序所謂黃鍾圍徑之數則
漢斛積分可考者此也新書之首章律呂本原

論黃鍾曰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蓋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
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
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
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
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
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
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
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
焉吁自漢以來鍾律之議紛紛靡定蔡氏茲書

一出而千古之論灼然不疑所謂斷竹為管吹
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此數言
者真誠作樂定律之本也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
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
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
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
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
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
太史公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長一寸

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律

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

蔡元定曰淮南子謂置一而十一三之以為黃鐘之大數即律書置一而九三之以為寸法者其術一也夫置一而九三之既為寸法則七三之為分法五三之為釐法三三之為毫法一三之為絲法從可知矣律書獨舉寸法者蓋已於生鍾分內默具律寸分釐毫絲之法而又於此律數之下指其大者以明凡例也一三之而得三三三之而得二十七五三之而得二百四十三七三之而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九三之而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故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千一

百八十七二千一百八十七。以九分之則為二百四十三二百四十三。以九分之則為二十七二十七。以九分之則為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十七則釐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以之生十一律以之生五聲二變上下乘除參同契合無所不通蓋數之自然也

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黃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

斗一。故云八寸十分一

臣按此即朱熹所謂寸以九分為法。淮南太史小司馬之法可推者此也。元定之言曰黃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朱巳卯五六陰辰為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為黃鍾。蓋黃鍾之實。一寸七萬七千一百

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
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
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
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
一律為蔡氏所謂黃鍾之實者如此或者以謂
筭到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何所用之
朱熹曰以定管之長短而出是聲考究其法當
如是也

杜佑通典曰十二律相生之法自黃鍾始三分損益

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大簇大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
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
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
上生中呂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仲呂之法
又制十二鍾以准十二律之正聲又鳧氏為鍾以律
計自倍半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此子
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倍聲有二義一義云半
十二律正律為十二子聲之鍾二義云從於仲呂之
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然
半之以為子聲之鍾其為變正聲之法者以黃鍾

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又上下相生之法者以仲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上生黃鍾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為黃鍾又上下相生以至仲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以為子聲之律

蔡元定曰此說黃鍾九寸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所謂正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鍾黃鍾管寸五萬九千口口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

九十六又生十一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律也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所謂黃鍾不復為他律後之意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鍾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鍾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

臣按朱熹所謂變律半聲之例杜氏通典具焉者此也无定之言由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為他律後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

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所引黃鍾不復與他律為後者蓋以黃鍾至尊無與為並惟於本宮用正律若他律為宮則黃鍾之為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止律不復與之為後也

道典註曰按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以前但

之以從五声之數存其餘數以為彊弱至亦徵之敵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可盡二筭其數又不行此變声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声非正故不為調也其所謂和繆者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繆

孔穎達禮疏曰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大簇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

下生應鍾為角大蕤為第三宮下生南宮為徵上生
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
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
上生太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
蕤賓為商上生太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
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生太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
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太呂為徵下生
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太呂為第
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
上生仲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上生

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為正
二聲為變變者和也

蔡元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
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
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
徵此亦出於自然左氏所謂七音前志所謂七始
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
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者但
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
亦不可以成樂也

臣按此亦朱熹所謂五声二变之数杜氏通典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声宫商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声比徵少下故謂之变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声少高於宮故謂之变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筭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变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变徵变宮二声以九歸

大學衍義補卷第四十四

明禮樂

樂律之制

下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聲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沃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

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朱熹曰。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見其本於莊正齋肅之意。故希簡而寂寥耳。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臣按周子此言。蓋謂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程頤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

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為準。非柷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攷聲上下以定黍。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木氣

成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為先程氏以攷聲音為正張氏則以入之德性為本三人者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且生當有宋全盛之時天子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者乃見遺焉使當時若在講求之列其所吹叙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惜哉

朱熹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眾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眾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

君焉亦非五声之所取正也然自其声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而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黃鐘以其極細而又清者為應鐘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声二變之用則宮声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声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

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然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無声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声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鐘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鐘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

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為聲音法制之
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
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
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宮當配仁之說者蓋
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耳夫仁木行而
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實據矣五
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土則水火
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
者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
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以宮配仁五

喜又曰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
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為法猶
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
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
及宋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
蓋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
凡揚時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
季姦諛之會指蔡京輩黥涅之餘魏漢而能有以語夫天
地之和哉建陽蔡元定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
年乃著其契著為律呂新書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

陽不為牽合附會之談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
講而實無一字而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
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
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於聲氣之元也班
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
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
義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
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是古聖人制
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

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
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
則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
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
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
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
鍾之為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衡
權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則
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柶柷下至王朴剛果
自用遂專恃柶柷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

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
小大圓安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
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
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
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所而已非
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
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又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
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蠅無非聲也律則寫其黃
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也

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
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
道也

臣按蔡元定作律呂新書朱熹為之序曰其中
所謂黃鍾圍徑之法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
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
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
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
見臣既本朱氏此序而引諸說而附以元定之
所參定者既具於各條之下至是劉取序文而

繼以元定截竹為管以求中聲之說。是則朱氏所謂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尤所謂卓然者也。然此求其聲氣耳。而所謂均調節奏。被之管絃。蔡氏又欲別為樂書。以究其業。今世無之。豈其後竟不克就耶。尚幸此新書之存。以俟後世之聖君賢相。功成作樂者焉。雖然。此書之作。雖由蔡氏。而皆本其師之意也。觀朱氏與元定書曰。但用古書古語。或註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孝者一覽。可得梗槩。其他推說之。泛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今即其

書以觀。無一不如其師所教者。所謂甚簡而極周盡者。一言以蔽之矣。其後朱氏又與朱門人攷訂禮書。又定鍾律詩樂。樂制樂舞等。偏皆聚古樂之根源。簡約可觀。而鍾律分前後篇。其前篇凡七條。一曰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序之圖。二曰十二律寸分釐毫絲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四曰五聲相生損益先後之次。五曰變宮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七曰旋宮八十四聲六十調之圖。其後篇凡六條。一曰明五聲之義。二曰

明十二律之義三曰律寸舊法四曰律寸新法
五曰黃鍾寸分數法六曰黃鍾生十一律數法
大曰率來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為明瞭其樂
制彙於王朝禮其樂舞彙於祭禮上下數千載
旁搜遠紹昭宗前聖禮樂之非迂以為後世作
樂者之法則後世有作者合二書而求之思過
半矣

以上樂律之制臣按禮樂之制作其微也又
矣而樂為甚非其情義之難明也而有所謂
制度者失其傳焉耳在漢之世樂家有制氏

世在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
義論者惜之然唐宋以來其情義之存於古
典者通經學古之士尚能因文以求義或得
其情於編簡之中若夫所謂鏗鏘鼓舞者則
知之者蓋已鮮矣論禮者謂其數可知其義
難知蓋是時度數詳明人所共習所難知者
其義理玄微者耳故為是言若就後世言之
則可率而知者義理耳若夫名物度數非上
智之資豈能奮乎千載之下而逆深其遺文
墜緒於千載之上也哉且禮之行志文與器

而巳然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
有其聲習學者既先其傳造作者又失其製
蓋非一日矣一旦求之簡牘之中以不試之
學而欲合古人之制自非知禮樂之情之聖
學開物成務之才而妙達天人之理者孰能
與於斯哉三代之制不可攷已孔子自衛反
魯之所正僅云雅頌而不及於制度在聖人
時魯之樂工擊磬鼓鼗者踰河蹈海孔門第
子皆詳記於所錄師說之中非無意也其音
以為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之

聖賢而併與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後
有作者其何所持循而復古制也哉漢初古
樂猶有存者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
帝慨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非
先王之所制也魏用杜夔隋用鄭譯何妥宋
用和峴胡瑗阮逸范鎮輩非不留心於鍾律
也然卒無所得焉蓋用其心於渺茫而無所
從入之端故耳孟子曰聖人既竭耳力焉然
後繼之以五声六律程子亦曰有知音者參
上下声攷之自得其正蓋必求之吾之心思

場乎吾之耳力。因其所易而後及其所難。因其所習而後及其所未達。為之以其漸。循之以其方。深造之以其道。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今世古制無復存者，雖是述之，其與作者之功何異？吾無聖人之天資而欲任聖人之創作，可乎？既不敢作而欲述之，又無可因而以為述之之地，不得已而就其所近而易者以求之，求之之道先從吾身始。晉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耳。黃帝取澗谷之竹，吹之以為黃鐘之宮者，有由

然也。六經之中，論樂之最先者莫先於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之四言。此萬世論聲樂之祖也。史亦稱大禹聲為律，身為度。孔子正樂亦以雅頌得所為先。古之樂器無存而存者亦多，非古制。惟孔子所刪三百篇之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舊也。無所欠闕。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去漢末杜瓊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戴記頗有闕誤。

篇數不可攷漢未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其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朱子既以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為詩樂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攷而為此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

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為此故也若但如此譜直以一声叶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以清聲為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攷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噫朱子非知樂者哉而姑為是謙退之辭耳大賢若朱子而不任其責後世之人又孰有過於朱子者哉人人皆為是言則此樂直至天地之成會永無可復

之期矣。雖然與其不能盡復天地之純全而略得以見古人之彷彿。猶賢乎已。夫有之而不全。猶勝於全無而不有也。漢唐以來。郊廟燕享。未嘗不用樂。而樂之用。或至於用鄭。或至於用夷。今吾稍存古人之意。以倣古人之樂。雖不全於古。而猶彷彿於古。豈不愈於用鄭用依也哉。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古人之詩。其音調不復可知。已而今之歌曲。雖出時人之口。而亦有所沿襲。如向所謂十一詩於鹿鳴等六詩。云黃鍾清宮。註云俗呼

正宮。閔雅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為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金元以來所傳南北曲者。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名目也。夫人能為之而聞之者。亦能辨別其是否。誠因今而求之。古循俗而入於雅。以求古人之所彷彿者。萬一天生妙解者。樂之人。如師曠。州鳩。信都。芳萬。寶常。王令。言張文收之輩。必能因其彷彿。而得其純全者焉。因聲以攷律。正律以分器。三代之樂。亦可復

矣然如此之人豈易得哉吁必待后變而後
作樂必待師曠而後聽音斯人不世出而樂
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而音豈可不聽哉
世無后夔師曠而后變之心師曠之耳則人
人有也萬古如一日也昔宋李照胡瑗阮逸
改鑄鐘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
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後卒無所成
如復言房庶亦言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
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樸後世稍變焉
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系竹琴簫也

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攢之以斗瑱土也
變而為甌祝敔木也貫之以板凡若此者八
音之變也亦猶大輅起於推輪龍艘生於落
葉其變則然爾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
盤簞席以為安後世更以榻案使聖人復生
不能舍杯盤榻案而復俎豆簞席也八音之
器豈易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豈其器之不古
若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
器寄古之聲去愆懲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
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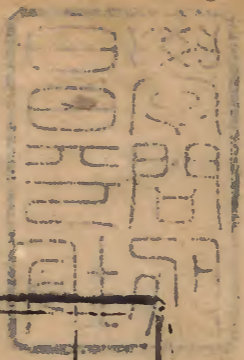
所謂雅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淫聲
哉廢之比言雖非窮本之論而不謂之知變
不可也樂記曰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樂之本
同而其變則異同者其精者也異者其粗者
也推其異而合之同率其粗而歸之精則其
躰凝一矣臣請明

詔天下求知音律者內而朝著外而州郡隱
而草澤之士賤而技藝之流許其自陳及臣
僚薦率聚於一處俾其各就所能因其明處
而各聲其所知用今世所奏之樂今日所歌

之辭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之所謂正
官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依俗
法之所依換尋古調之所抑揚然彼彼之於
絲吹之以竹宣之以金收之以石必依器之
調而後古器之即合作於一堂之間而有和
應之美不徒協夫奏者之心而且諧之聽者
之耳無間賢愚貴賤一是同和然後按古人
鍾律之法即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文公之
通解鍾律依其說按其法而講究其所當然
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築室布灰如其候氣

之法截竹為管以求黃鐘之聲如所謂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此則蔡氏截管候氣之法也若夫所謂度其圍徑者則未有定準焉夫所列之管既已應氣可豫尋和黍中者分為三等先以一等實於是管之中必須千二百粒適滿其中無欠無餘然後用之有餘欠者則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別用之必同而後已所實既同然後因之以定尺審度量謹權衡焉由是

以制律呂均聲音製樂器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齊八器聲高者則抑而下之聲下者則引而上之過於厲者平之過於醜者淡之逐器而調之使其一器之中聲律自然均調而無有參錯合器而協之使其眾器之間自然翕合而無相奪倫無一器之不諧無一音之不應如此雖不能盡善盡美如古人之純全然通其變以窮其本亦可以得古人之彷彿者矣方之章韶濩武雖不可企及然視後世之因循苟且



者則有聞矣臣於鍾律非所通曉姑述所聞
以俟

當代之

聖明任作述之大柄考

其器之中聲事自然所隨而無有參差合
於萬音平之數分細音然之器器而隨之數
聲高者則細而平之聲平者則細而高之數
聲必隨聲與十六聲又必十六聲而齊入器
必隨聲也此聲音煉樂器去結必隨聲齊聲

